

# 秋雨老虎头

□南京 吴晓平

秋雨霏霏,骑车寻访老虎头。老虎头是南京城里典型的以讹传讹的老地名,就像破布营原来是因为朱元璋惩罚徐达妻的“泼妇营”、库司坊原来是老百姓鄙视奸臣阮大铖的居住地“裤子裆”,包括后来罗寺转弯变成了“螺丝转弯”一样,都是后人或因名字不雅而改,或因发音不准传者,年代久了,变成如今模样的。老虎头原名“娄湖头”,说起来,此地名声显赫,历史悠久,和两千年前第一个在南京建都的皇帝有关。小霸王孙策英年早逝,临死时将弟弟孙权托付张昭,“若仲谋不任事者,君便自取之。”可见张昭当时稍稍有点儿唐宗宋祖的帝王野心,就免不了了一场玄武门的刀光血影或黄袍加身的丑剧,南京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究竟姓孙还是姓张,就很难说清楚了。据史书载,张昭不但没有“自取之”,还为扶持孙权上位,披肝沥胆,立下汗马功劳。正因为如此,他刚正不阿,屡犯君颜,孙权也没敢拿他怎么样,反而经常向他认错道歉,最后还封他为“娄侯”。娄侯门前有口大塘,人称“娄湖”,所以此地便叫娄湖头。我查过南京历史地图,发现城南此处地势一直

低洼积水。所以我在写《马祥兴传奇》时提过,根据南京故老相传,暴发户蒋驴子将太平军财宝偷偷埋在水下,战后取出,应该也在此处。否则他后来发家致富,不去别的地方发展,为何将房产盖在老虎头附近呢?

老虎头虽是以讹传讹的地名,却是南京历史高度浓缩的一个焦点。短短两百多米的巷子里,有周处读书台、梁武帝旧居光宅寺,附近还有转龙车、小心桥,边营、中营……富豪沈万山和蒋驴子的故居也在左近。正是因为周处名气比张昭大,“周处除三害”的故事家喻户晓且充满传奇,于是他手里拎的那颗血淋淋的老虎头,从传说发生地无锡,骨碌碌滚到了我们城南,“娄湖头”便在南京市人口口相传中滚成了“老虎头”。其实,历史上真实的周处也是一条好汉,刚正不阿,犯言直谏,以致后来当了将军,还不晓得官场规矩,得罪皇族,最后奸臣派其领五千兵马对阵七万敌军,战死沙场。将军死得太冤,百姓愤懑难平,朝廷这才假惺惺追认其功,备及哀荣。

骑车在蛛网般的小巷里逡巡,历史遗迹早已荡然无存,只有充满

故事的门牌,激越金戈铁马,传递尘封已久的回响。秋雨益发绵密,我瑟缩在老虎头1号大院的门楼下,徘徊良久。三十年前,我们原来居住夫子庙大杂院的几十户邻居,全部拆迁搬进这里。我曾经写过的老邻居王医生,温文尔雅的一个老人,免费给大杂院的邻里看病送药,一文不取。奶奶风湿性关节炎,瘫在床上,每日里也是他上门问诊,还自掏腰包买药。前些年纪念抗战,我才知道这么温文尔雅的王医生,居然是一个武将军,就是那个唱响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的29军的抗战老兵。当报纸电视蜂拥去他家采访时,我也凑热闹赶了过去。老人抚摸着书上张自忠、宋哲元的照片,给我讲述当年的抗日烽火,他是如何投笔从戎的。当他用放大镜在老照片中找到一个昔日战友,不禁老泪纵横!

雨水打湿老虎头门牌,青砖小瓦墙头上雨水淋漓,斑驳似泪。王医生几年前已经仙去,他最小的女儿王小妹,和我同龄,还住在大院里面。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老兵已去,青梅竹马的小妹也已经是年近古稀的老妪了,我进还是不进呢?刹那间,百感交集……

## 竹里知足

□福建三明 暮小栖

历代文人痴迷竹子。郑板桥一生画竹,困苦潦倒依然任尔东南西北风;苏东坡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;王国维赞其“群居而不倚,虞中而从节,可折而不可曲,凌寒暑而不渝其色。”

我亦对竹子爱到骨子里。如果有来生,我想站成一节竹。在瘦西湖旁,在山涧溪流下,或挨着枯枝老树的身边都可以。落雨时分,我就汲泉养绿,让滑溜溜的竹竿染上老树苍劲的气质;阳光斑斓,我就用力吮吮着人世的燥热和迷幻,尽情地与清风拥一份宁静和自由。当满山奔赴来的雨,落在我的肩上时,我绿得磅礴而有朝气;当烈风一夜扫荡山里山外时,唯独我还有丰满骨感的躯体,一节一节扎着绿蕾丝的小辫。

闲坐在竹林里,凝神静听细碎的风,嫩笋拔节的声音更显得清脆悦耳。沿着蜿蜒的竹林幽径,青竹斑驳阑珊的绿影,照映在乡野小路上,一洗身心的疲惫。“绿竹半含箨,新梢才出墙。色侵书帙晚,阴过酒樽凉。”当嫩绿的竹子还包着笋壳,新长的枝梢已伸出案台,投射在书上。不妨以竿为笔,以叶为笺,乘兴落笔,或像张旭胸有成竹狂草抒怀,或端坐在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,体会家国与民生。

白居易《养竹记》写:“竹本固,固以树德;君子见其本,则思善建不拔者。竹性直,直以立身;君子见其性,则思中立不倚者。竹心空,空以体道;君子见其心,则思应用虚受者。竹节贞,贞以立志;君子见其节,则思砥砺名行,夷险一致者。”

竹空心而生节,一如君子虚怀若谷的高尚品质;竹挺拔而修直,一如君子刚直不阿、宁折不弯的人生气节。

在乡下老家养了一篱笆的竹子,工作闲余,常驾车回到最本真的老家。拨停尘世的钟,把手机关在卧室里,一个人端坐在篱笆竹子前,手捧着一卷唐诗或宋词,有时一坐就是一下午,不觉心胸慷慨如竹,朗朗如月般皎洁明亮。近来,在新单位养了一盆小玉山竹,虽不及老家竹林之高大、清幽,但也为我工作学习之余送来清凉和平静。看着它一节一节拔节蔓延,我也逐渐明白只有保持着谦逊的学习态度,才能芝麻节节高。

知竹养竹,在繁华喧嚣中听其韵律、赏其清幽,不为周遭的繁花所扰,不因世事变迁低头,在艰难中寻找自我的根基,节节生长,这样,在经年累月中才能安然知足、寻得长青。

## 桂花开,乡思来

□苏州 胡昌宏

父亲来电话了,问我院子里的桂花开了没有,说老家的桂花树一簇簇地开,醉人得不得了。我一时凝噎,想念如月下的藤蔓,柔软的触须瞬间爬满了我的心头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和父亲联系了,他应该是想问两个孙子现在学习怎么样啊,有多高了呀,你们都还好吧?

我家院子里的两棵桂花树,一棵是我家老大出生后父亲从恩施老家带过来栽种的,另一棵则是二宝出生后父亲来探望时带来栽好的。植树育人,都离不开辛勤的浇灌,精心的呵护,寄托了父亲对我和孙辈的殷切期望。两棵大叶金桂本来一大一小,现在都已亭亭如盖。鹅黄嫩绿的花苞被节日的西风一吹,就变成了一个个金色的小铃铛,手拉着手,头偻着头,簇拥着满枝满桠地开了。葱翠的时黄再也包裹不住那一枝枝的金黄,一团团,肥嘟嘟的,层层叠叠。

一到秋天,我的心就宛若硕大

的果篮,装着凤凰山上的葡萄,三峡库区的蜜桔,新疆若羌的红枣和苏州树山村的翠冠梨,再也装不下这浓郁的桂花香了。其实,我一个人就算能抱紧整个秋天,也捂不住这桂花的馥郁满怀,芳香弥漫。风继续吹,一个个小铃铛开放成了一朵朵小小的金色祥云,它把怀抱里酝酿了一年的馨香都散发出来了,一路从鄂西香到苏南。

“不是人间种,移从月中来。”来自恩施的两棵桂花树葱郁蓬勃,它们的花期如同我的乡思一样绵长,独占了三秋,一丛丛,一簇簇,羞答答地藏藏在碧翠椭圆的叶间,沁人心脾。金黄的嫩蕊恍若羞怯的少女,诉说着藏在心底的思念,如果有唐宋的秋风吹来,该要勃发出多少诗情画意啊!

阿姐也发了很多照片给我,在街边,在路旁,在山下,桂花一树树的香着,她家楼下的桂花树已经是第二批花开了。她家海拔更高一

些,所以早晚温差更大,桂花树提前感知了秋天的到来,早早就绽放出来浓郁的清香。我新居小院里的桂花树,竟然和老屋的两棵约好了一同盛开,它的树冠正好超过阳台,幽香袭人,你一伸手就能拥一捧最新鲜的秋光。

或许这岁月的花开与我们亲人之间的因缘是一样的。当清风从三峡吹来,想念的藤蔓就顺着月光,循着桂花香向更高远的星空恣意生长,天空明净成广袤的原野,盛开着故乡的小野菊,和老家一样弯弯曲曲的田埂边,长满了车前子和鱼腥草。

我在桂花树下铺上草席,打电话给我年迈的父母,聊起了家常。花瓣轻轻地落在我的肩上,把我的整个身心都浸润在了乡思之中,任香波飘渺成隽永的诗行。岁月如风,我只想御风飞翔,去月宫里摇一摇那棵五百丈高的桂花树,把飘落人间的思念做成蜜,酿成酒。

## 千年小巷东关街

□南京 吴月华

东关街是扬州城的一条历史老街。唐代杜牧的诗句“春风十里扬州路,卷上珠帘总不如”,描述的就是这里。

东关街的“东关古渡”牌坊,就是大运河起点的标志。有了渡口就有街市,舟楫的便利和漕运的繁忙,催化出一条商贸密集、人气兴旺至今的千年古街——东关街。它的繁华始于隋唐时期,为扬州赢得了“东南第一商埠”的美誉。

千年积淀赋予这里与众不同的深厚与品味。登上木质台阶,置身于圆形的门洞内,幽幽古风扑面而来。穿过门洞,一条狭长修葺精巧、布局清晰,青灰色石砖建造的古街即在我的眼前徐徐展开。

东关街拥有比较完整的明清建筑群及鱼骨状街巷体系,保持和沿袭了明清时期的传统风貌特色。东关街两侧延伸出无数条巷子,走进进去全都是寻常百姓家的生活风貌。走进古巷,久立其中,别样滋味。

由东向西,不少建筑上都可见扬州香粉的标志。明清时代,扬州香粉已是世人公认的上等粉料,有“天下香粉,莫如扬州”之说,优质的扬州香粉更是成为朝廷皇家的贡品。

东关街的旧貌保存完好,有老字号商铺,名人故居、盐商大宅、寺庙园林、古树老井等重要历史遗

存。这里孕育着逸圃、个园、街南书屋、何园、胡氏宅第等文化遗产。景区交错在一条条巷子里,没有虚假,没有喧扰,生活就是这样恬淡。

三把刀是扬州市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品。即天下闻名的厨刀、修脚刀、理发刀。三把刀在扬州人手中不仅是一门技术,还是一门艺术,成为独具地方特色的扬州文化的一部分;扬州理发刀曾被乾隆皇帝“御赐一品刀”。扬州修脚刀也像一张名片,叫响了扬州的沐浴文化。如今,“扬州菜刀”已成为享誉世界的维扬菜的代名词,非山珍海味,却是可口佳肴,细嚼,慢品,口留余香。它却彰显了扬州人民的勤劳与智慧,也是扬州精致优质生活的见证。

推开“江南故事”的玻璃门,一排蓝色桌椅异常醒目。邮箱、自行车、花草、长凳、大幅墙壁画,好似旅途中的唯美小站,抬头一看,原来是一家百货商店。说是百货,规模其实没有多大,但年头已有五六十年。前身是鑫昌布店,后来成为东关街上最大、货物最全的商店,外地人纷纷来此采购。如今,这里是出售特色产品和游人歇脚品茶之所。

就这样,慢慢地走,静静地看,走进扬州的前世今生,走进扬州人古风犹存的生活。

## 重阳回乡

□四川广汉 张辉祥

去年重阳节,我回了一趟乡下看外婆。

外婆静静地坐在躺椅上,那张黝黑而清瘦的脸上,皱纹沟壑起伏。我轻轻地走过去,在旁边叫了一声外婆。

外婆转过头,看见了我。但没有一点激动与惊喜,目光呆滞。我的心忽然凉下来,不知道为何她没有露出布满皱纹的笑容。我依旧喊:“外婆。”外婆却突然哽咽着说:“你们怎么也不回来瞧瞧我,你不知道我日日夜夜都在思念你们啊!”

我陪外婆坐在洒满阳光的院坝里,舅舅们都外出务工了,偌大的小院没有一点声音。已有些寒意

的秋风吹动着老屋顶上的野草沙沙着响。外婆的目光时不时地扫视着老屋的一砖一瓦,我知道这是她和外公一生的心血,这破败的房屋,也许是她生命中最后的栖息地。

孤独,突然涌上心头。一个老人的孤独更能使浮躁的心平静下来,我仔细地聆听着她心灵深处的独白,哪怕一字一词。外婆表情有些激动,脸色也红润起来,她说:“那时候多么好啊,我一个人带着你们一大群,肩扛手牵的,都是自家的孩子。看着你们在沟渠田间撒了欢地乱跑,我真是开心,可是如今却没有几个在身边了。”随着语调的舒缓,外婆的神情又萎靡下来,“你看看,要不是你来陪我,这

个重阳就是我孤人一个,找个唠嗑的人都没有。”外婆说着说着,眼睛就闭上打起了盹,不久便进入梦乡。时空在这一刻停滞,让人感到世界的宁静。

孤独难耐,年轻人常常会去找朋友玩或一个人逛街打发掉时光,而那些留守的老人呢?有个说话的人是有多么重要啊,可是却常常被我们粗心忽视。有些事情,在我们年轻的时候,无法理解。真的,当我们理解的时候,已不再年轻。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,有些东西永远无法弥补。

这个重阳节,我要在乡下多陪外婆住几天,满足她心中期盼。这也是她全部的期盼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26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